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叢纂卷一千七百九十八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七

莊公

楊氏士勛曰魯世家莊公名同桓公之子
以莊王四年即位謚法勝敵克壯曰莊

集說

齊襄五年晉緡十二年衛惠七年黔年三
年蔡哀二年鄭厲八年子儀元年曹莊九

年陳莊七年杞靖十一年宋莊十
七年秦武五年楚武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公羊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
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穀梁

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月無事而空書月者莊雖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史書其事見此

月公宜即位而父弒母出不忍即位故空書其文閔僖亦然陸氏淳曰左氏云莊公不言即位文姜出

故也且母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爲他國所弒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

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劉氏敞曰原左傳此意當爲文姜與桓俱行未有至文故云出爾不知夫人行

不以正者至皆不書也且文姜弒君自絕於魯莊公何故不忍即位乎莊公不忍即位文姜感之而還則

莊公已忘文姜弒其父矣何以文姜又孫于齊乎孫氏覺曰繼弒而不行即位者三莊之繼桓桓見弒

於齊也閔之繼子般般見弒於慶父也僖之繼閔閔見弒於慶父也黃氏澤曰莊公不書即位當據公

羊傳爲正 李氏廉曰經不書即位者隱莊閔僖四
公隱公之立特以非出惠公意與莊閔僖之繼弑者
不同春秋既託始於隱以明大法矣而莊公之事又
與閔僖不同蓋閔僖之立猶念念討賊故慶父叔牙
卒不得志於魯今桓公見戕於齊固不及有立子之
命況繼承之初創鉅痛深異於他公不但當請命於
王即位而父讎未討亦當告於天王以國事委冢宰
而專以討賊爲事今泰然居之曾不以父之無辜見
殺於鄰國爲念則非人子矣其不書即位僅比於桓
公特書者異爾然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時又知莊
公之無志非可與隱閔僖比也 王氏樵曰朱子以
不書即位者非聖人絀其即位自是魯君元不行即
位之禮其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也莊公不
行即位之禮公穀以爲繼故而有所不忍焉得之矣
何氏其偉曰莊之不書即位也重復讎也胡何以
曰無所承不請命也夫父死之謂何而急於請命乎

且死於外而欲有所承乎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夫不忍即位則寢塊枕戈必申人子之痛滅此而後君焉於是以為正而已矣

案莊公不書即位左氏以為文姜出陸氏淳劉氏敞駁之是矣胡傳謂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春秋絀之亦非也隱莊閔僖外俱書即位豈皆稟命於王若桓若宣若定豈皆內有所受自當從公穀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

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公羊

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

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馬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馬擗

幹而

殺之

穀梁

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不言氏姓敗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

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

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胡傳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思如之何徇

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

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

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

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

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即凡人爾方諸古義

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

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於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

辭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

姜即歸於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錄於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集說

杜氏預曰姜氏齊姓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 范氏甯曰

桓公夫人文姜也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故僖元年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以貶之文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以貶之此輕重之差 啖氏助曰公羊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念母也豈有先在齊而今書孫乎蓋見無夫人至文故云爾不知夫人隨喪而歸矣穀梁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亦言夫人先在齊至練時始錄之亦非也 孫氏復曰內諱奔公夫人皆曰孫此年夫人孫于齊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 劉氏敞曰夫人與於弑者不可以入宗廟又曰母子至親而

不得不絕者義也春秋爲人之不明於義而私其親
有不忍也故示之以絕之之文 胡氏寧曰絕於外

則去姓絕於內則去氏內外俱絕則姓氏皆去曰夫
人孫于齊則知其爲文姜矣若曰姜氏安知其非姪

弟乎 張氏洽曰文姜之罪上通乎天爲魯臣子者

原先君見弑之由固難以嗣君夫人所出而以恩掩
義故斷以大義而去姜氏以絕之所以尊社稷而重
本也 吳氏澂曰魯人以桓公之弑實由夫人衆怒

羣誦夫人內慙不安故出奔齊 李氏廉曰左注以

爲文姜宜與齊絕公穀以爲魯臣子宜絕文姜二說

不同然考之左氏本文絕不爲親安知非謂魯之臣
子當絕文姜而不以爲親乎但其文意不明致杜氏

誤釋爾故胡氏引孔季彥之言而左氏之傳始明要
之此條公穀皆通而穀梁尤精 汪氏克寬曰文姜

與弑桓公哀姜與弑二君皆罪大惡極不可復居魯
國故皆書孫雖不曰奔使若知媿恥而去然亦可見

其無所容則其絕之至矣哀姜去而不返齊人討而殺之得討賊之義矣文姜復歸於魯而或會或享如齊如莒一書再書而又再書春秋非與其歸魯也所以深惡魯之臣子無憤疾之心而不能仗大義以誅之也

案文姜之罪莫大乎與聞乎弑故尤於出奔時貶之李氏廉所謂一貶而罪惡自見也故二年如齊復書氏姜

夏單伯逆王姬

單音善後同
逆左作送

公羊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何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

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穀梁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

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昏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集說

何氏休曰不自爲主者行昏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昏姻之好故必使同姓

敵體者主之

范氏甯曰單姓也伯字諸侯歲貢士

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天子

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禮尊卑不敵天子嫁女

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魯桓親見殺於齊若天

子命使爲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爲尊者諱故不可受

之於京師杜氏預曰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

於內女也孔氏穎達曰以姬繫王不稱女字以王

爲尊故繫之於王內女則以字配姓謂之伯姬是也

昏之行禮必賓主相敵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大夫不

親昏者尊卑不敵故也二王之後雖王所賓客示崇

先代而已不得即與王敵嫁於二王之後亦使諸侯
主之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呼爲公主 陸氏淳曰
諸國大夫王賜之圻內邑爲號令歸國如單伯祭仲
是也 孫氏復曰天子嫁女於齊魯受命主之故使
單伯逆王姬不言如京師者不與公使單伯如京師
逆王姬也魯桓見殺於齊天子命莊公與齊主昏非
禮也莊公以親讎可辭而莊公不辭非子也故交譏
之 劉氏敞曰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于郵稱單伯會諸侯則單伯爲魯人明也猶曰叔孫
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矣若單伯爲周大夫則應書單
伯齊侯會于郵不得屬會於單伯也 張氏洽曰常
事不書而此特書之斬衰而主昏固已非禮况齊乃
不可同天之讎奈何與之主昏於此見魯之君臣無
復讎之心而國之三綱絕矣又曰左傳作送王姬考
之春秋之例非也况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
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預書之當從

公穀作逆 俞氏舉曰逆迎也單伯魯卿四命例書
字與齊高子之例同 吳氏激曰王將嫁女於齊命
魯主之故魯遣單伯往逆王姬於周俾先至於魯而
後往歸於齊也 鄭氏玉曰文十五年經書單伯至
自齊單伯爲王臣安得告至於魯其爲內臣明矣
汪氏克寬曰左氏惑於成襄昭之經書單子故云爾
然周有祭伯祭叔豈可以鄭祭仲亦周大夫乎 李
氏本曰王姬桓王之女嫁與齊襄公者即召南何彼
穠矣之詩所
謂王姬也
案三傳互異者折衷於經左氏以單伯爲周大夫故
以逆爲送然以書會書至例考之則單伯實爲魯臣
故主公
穀之說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

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何爲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

築者也

穀梁

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

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胡傳

魯於王室爲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穀梁子以爲仇讎

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

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
讎莊公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于外之爲宜不若辭
而弗主之爲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
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爲之
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矣爲不可曰以常禮言
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
而爲之主昏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
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
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
于外不以爲得禮而特書也

集說

范氏甯曰外城外也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
當設几筵於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

王姬之館親迎服祭服者重昏姻也公時有桓之喪
杜氏預曰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
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于外趙氏匡曰左
氏云于外禮也與讎主昏縱在城外豈爲禮乎劉

氏敬曰爲讎主昏而不知辭乃以築外自誣曰我庶
幾得禮哉是何足以言禮也張氏洽曰築館所以
待王姬之舍以俟齊之逆也然魯主王姬非一前此
必有其所今特築于外者知衰麻哭泣不可雜於吉
事故築于外也然桓公弒於齊未及一年其創鉅痛
深當百倍於先君正終之日又可以于外爲安命國
人以築齊王姬之館與春秋所以著其忘父親讎之
辜也李氏廉曰公羊以築于外爲非禮是知魯主
王姬之常事而不知今日之齊乃讎也左氏穀梁以
築于外爲合禮是知齊之爲讎而不知讎終不可與
交則雖于外而亦非也又曰春秋書築館一築臺三
築園三築邑一皆創始之文也汪氏克寬曰莊公
是時畏齊之強不以殺父爲讎方欲結齊好以爲安
故自主王姬之後今年會伐衛明年同狩又明年復
會伐衛其讎齊之意略無幾微見於舉動則非畏王
命而不敢辭主昏之事實乃畏齊而不肯辭也比事

以觀而莊公忘讎之罪不可揜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集說

高氏閔曰莊公與桓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汪氏克寬曰莊公也在位八

年弟杵臼立是爲宣公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書錫命之始

公羊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穀梁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胡傳

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

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竝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為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

集說

何氏休曰禮有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陸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桓鬯皆

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周禮典命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又曰死當加善謚不當加錫桓行實惡而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不稱天王 范氏甯曰賞人於朝與人共之當召而錫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賔之是來受命 杜氏預曰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 孔氏穎達曰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又詩唐風無衣之篇晉人為其君請命於天子之使以無衣為辭則王錫諸侯當有服也

傳稱王錫晉惠公命受玉情則王賜又有玉也但賜諸侯以王者欲使執而朝覲所以合瑞今追命桓公若追命衛襄之比止應褒稱其德賜之策書或當有服以表尊卑不復合瑞未必有玉也釋例曰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即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言存乎其事者觀其錫之早晚知恩之厚薄觀其人之善惡知事之得失故傳不復顯言其是非也 楊氏士勛曰九錫出禮緯文與周禮九命異案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受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其言與九錫不同明知異也白虎通云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衣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

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柩也亦是
有功特賜不闕九命之事也舊說解九錫之名一曰輿馬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曰衣服謂玄
袞也三曰樂則謂軒縣之樂也四曰朱戶謂所居之室朱其戶也
五曰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六曰虎賁謂三百人也七曰弓矢彤旅之弓矢也八曰鈇鉞謂
大柯斧賜之專殺也九曰秬鬯謂賜柩鬯之酒盛以圭瓚之中以祭祀也又曰文公踰年而賜成公八年
乃賜桓公死後追賜三者異時嫌不得相蒙故竝皆發傳此追命失禮最大故以甚言之陸氏淳曰啖
氏云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言不能法天正道故去天字以貶之也孫氏復曰賞所以勸善也罰
所以懲惡也善不賞惡不罰天下所以亂也桓弒逆之人莊王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此莊王之爲天子
可知也劉氏敞曰錫命者何命爲諸侯也諸侯非受命則不成爲君桓內弒其兄外不朝王終身不受

非諸侯也故桓無王王無天君子見法焉又曰王者之
故王無天桓無王王無天君子見法焉又曰王者之
義必純法天天道予善奪惡而無私者也今桓公篡
君取國終不受命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此無天法
甚矣其失非小過小惡也孫氏覺曰春秋書錫命
者三三傳諸儒論其禮皆不同杜預尋左氏之說則
以謂桓公之命若今之哀策文公則錫以命圭合瑞
爲信若如其說則錫命之禮有不同矣然書之皆曰
命無異文高氏閔曰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
服朝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
之受命桓篡弒未嘗入朝受命王命魯主昏故追錫
桓公以寵之魯桓已葬矣因其私謚而錫之尤爲非
禮胡氏寧曰王使聘桓者三死又追命大惡不討
而恩禮加焉誰不勸於爲惡春秋弒君三十六豈無
自而然哉陳氏傳良曰桓王未葬則榮叔何以言
使不可以三年無君張氏洽曰莊公主王姬之昏

故王寵嘉其父桓公已終而遣使錫之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追命衛侯之比也桓弑隱在王法有賊殺其親之罪乃司馬九伐之所宜加王不能討又以惡爲善示以褒嘉故特去天而止書王也 李氏廉曰錫命例三莊王錫桓公寵篡弒也故不書天王以深責之文元年襄王錫文公成八年簡王錫成公二公不朝又無敵愾之功遣使錫命之非正也然比之桓公則有間矣故仍書天亦以見王室之失禮也又曰錫命公羊注取禮緯說穀梁注亦引九錫文而疏曰九錫與周禮九命異胡氏於文元年傳曰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車馬袞黻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然參之諸書平王命晉文侯以柎鬯弓天虎賁宰孔賜齊侯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襄王命晉文亦以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鉞鉞柎鬯虎賁而已則古者策命之典亦不過如此何休范甯本得之但其

所引出禮緯及白虎通則漢儒以漢法附會增益之也胡氏取禮及詩爲證而分爲三事蓋詩人之詞不過言其大槩其實有功亦可以賜車馬黻冕也王命士會以黻冕是矣又考之左傳文元年毛伯錫命注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莊二十七年惠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不言所命杜氏直謂命爲侯伯以此觀之則錫命有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有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璽書褒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要之三傳之說皆可通汪氏克寬曰襄十四年靈王將昏於齊使劉定公錫齊侯命則此年錫桓公命亦因命魯主王姬之昏而追錫其先君爾經傳言錫命者八考之周制王命諸侯則大宗伯賓司几筵設王位黼扆而後內史作策命之未聞遣使就其國而錫命也蔡仲之命命之踐諸侯之位也旅巢命因巢伯來朝而命之也文侯之命以其有功

而錫之命也春秋之時天子不能以正禮制諸侯故皆遣使就其國而賜之命如僖十一年賜晉侯命文元年毛伯錫命則因始即位而錫之莊二十七年使召伯賜齊侯命成八年召伯賜命乃即位之久而後命之此年錫桓公命昭七年追命衛侯又皆既卒而追錫之惟僖二十八年晉文獻停朝王而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則爲晉侯受命而王之下勞其失尊又甚於遣使矣然文成雖不朝王毛伯召伯無貶直書而義見此年追命篡弒之人其惡尤大故王不稱天以示非常之貶也

王姬歸于齊

公羊

何以書我主之也

穀梁

爲之中者歸之也

胡傳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

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集說

趙氏匡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兩書王姬歸皆非常譏與讎爲昏主也劉氏敞曰不言

逆之何親逆之也親逆之則何爲不言親逆之常事不書有非常然後書又曰杜云不書逆公不與接非也若不與接則向者何得云慮其親迎築館于外乎築館于外本慮其親迎故避廟中相接爾非都不與接也孫氏覺曰不書來逆者蓋齊侯自來得禮親迎常事不書齊與魯爲世讎而魯主其昏又在衰經之中也不書王姬之歸無以見魯之失禮而天王失命也陳氏傅良曰王姬不書唯莊公之篇再書之曷爲再書以莊公之於齊不可與相爲禮也魯有主王姬者矣莫恃於與齊昏是故特譏之春秋之書外

女未有詳於此者也書逆女書築王姬之館書歸書卒皆以病莊公也張氏洽曰王姬來而不書至別於魯夫人也吳氏澂曰書歸于齊魯既主昏則同於內女也李氏廉曰書王姬歸齊二此年及十一年也此歸襄公十一年歸桓公

齊師遷紀邾郚部

邾蒲丁反郚子斯反郚音吾此書遷之始邾杜注在東莞臨朐縣東

南今屬山東青州府郚杜注都昌縣西有訾城都昌今山東青州府昌邑縣也有訾亭社在縣西十里部杜注在朱虛縣東南今山東濟南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郚城

公羊 遷之者何取之也

胡傳

邾郚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

象以迫之爲己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
興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

集說

孔氏穎達曰齊人遷此三邑非三邑之人自遷也故知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也

啖氏助曰公羊云曷爲不言取爲襄公諱也案

取人邑非善事若爲之諱是掩惡也穀梁曰紀國也

邾邾部國也或曰遷紀於邾邾部案下有紀侯大去

其國明此時未遷故知是紀之三邑劉氏敞曰邾

邾部者何紀之邑也又曰穀梁曰紀國也邾邾部國

也非也計齊一師必不能竝遷兩國又春秋自當分

別以見滅兩國之惡不當合之也葉氏夢得曰遷

邑不書此何以書蓋紀自是亡矣爲紀侯言也凡自

遷者已欲也故書曰某遷於某人遷之者非己欲也

故書曰某人遷某其師遷某以人遷者驅之以師遷

者脅之凡遷之志皆惡也薛氏季宣曰黃之盟纔

二年也今又遷紀三邑強暴之無忌憚甚矣程氏

迴曰土地人民盡有之曰取逐其人有其地曰遷高氏閔曰紀與齊乃同姓之國況天子娶后於紀而王姬又歸於齊豈無親親之愛今乃背黃之盟一舉而遷三邑蓋自是遂滅紀矣 呂氏大圭曰諸侯之國皆受之於天子其封域有定分人民有定居強者不可以力并詐者不可以誕取紀之土地人民受之於天子齊烏得而遷之哉紀之滅始於此聖人所以書師而深疾之也 家氏鉉翁曰書師書遷言用大衆迫而遷之耳公羊以爲不言取爲齊襄諱以其志在復讎也但此春秋所貶不爲之諱 程氏端學曰邑者天子所封有故而遷民邑者天子之事也而諸侯僭之況非有罪而欲吞其國乎齊襄之惡大矣 李氏廉曰經書遷人國邑三齊師遷邾郚十年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是也宿與陽皆國而邾郚鄙部爲紀邑遷宿遷陽皆書人而遷邾鄙部書師此春秋特筆著齊之罪也

已莊王
五年
二年
齊襄六年
晉緡十三年
衛惠八年
黔牟四
年
蔡哀三年
鄭厲九年
子儀二年
曹莊十

年陳宣公杵臼元年
祀靖十二年
宋莊十八年
秦武六年
楚武四十九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集說

杜氏預曰魯往會之故書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杜注國名孔疏公穀皆以於餘丘爲邾之別

邑左氏無傳正以春秋之旨未有伐人之邑而不繫國者此無所繫故知是國釋例注闕不知其處蓋近魯小國也

公羊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

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

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胡傳

案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

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持書以誌亂之所由爲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爲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爲戒遠矣

集說

杜氏預曰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孔氏穎達曰莊公時年十五者以桓六年生至

此二年爲十五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釋例曰經書公子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未能統軍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諮謀於桓公則桓已成人也桓以成人而弑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故氏曰孟此明證也氏曰孟氏傳文實然而經稱仲孫杜無明釋蓋慶父雖爲庶長而以仲爲字其後子孫以字爲氏是以經書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傳稱孟孫也劉炫云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言已少次莊公爲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爲伯而自稱仲 啖氏助曰前後未有邑言伐者故依杜氏舊說爲國 許氏翰曰當莊公初魯未有以勝齊則當休兵息民蓄德修政以俟有間舍堂堂之讎國弗圖而用師伐於餘丘知莊公之無志 程氏迥曰書伐國也公穀以爲邾邑蓋邾附庸 張氏洽曰莊公之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一國以同讎於不義之

齊捨是而命將帥師先有事於無罪之小國兵興無名而慶父以尊屬主兵使之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閔公之禍故詳書以譏之趙氏鵬飛曰溺伐衛則聖人貶其族慶父專聖人不去氏何也於以著孟氏之孽蓋基於此不氏則無以見之故書曰公子吳氏澣曰於發語辭猶曰於越李氏廉曰一經書魯大夫帥師伐國者九伐邾七伐莒一獨於餘丘以邑而書伐亦春秋特筆欲以啓問者察事情也熊氏過曰慶父者莊公之庶兄本庶孟宜稱孟不欲先莊公故自稱仲若母弟然公羊遂指爲母弟也張氏溥曰於餘丘杜云近魯小國公穀則云邾別邑實不可考抑春秋所惡者不在於餘丘之被伐而在慶父之帥師魯弑君三賊皆由主兵而成故憂慶父者比之公子翬與仲遂也慶父杜云莊公庶兄公羊則云母弟母弟猶幼少也庶兄則其年能制莊矣國君新立公子將

兵或兄或弟寧有一可哉 陳氏際奉曰下陽曰滅
餘丘曰伐此必闕天下之大故者也故以爲誌慶父
之得兵
權也

案於餘丘左氏無傳公穀皆以爲邾邑杜氏預獨以
爲國詳考經文伐人之邑未有不繫國者亦未有邑
而書伐者則杜注爲勝也公羊以慶父爲莊公母弟
杜氏以爲庶兄然爲弟則不當稱孟爲兄則不當稱
仲惟劉氏炫謂慶父欲同正適故以莊公爲伯而自
稱仲理或然也要之經意所重者惡慶父之得兵權
爾或國或邑或弟或兄皆非義所急
故諸家竝存而以張氏溥之說爲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馬
爾曷爲錄馬爾我主之也

穀梁

爲之主者卒之也

胡傳

內女嫁爲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爲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

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夫服稱情而爲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集說

范氏甯曰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杜氏預曰魯爲之主比之內女

孔氏穎達曰他國夫人之卒例皆不書惟魯女爲諸侯之妻書其卒爾王姬非是內女亦書其卒爲比之內女故也孫氏覺曰魯與天王同姓天王之女下嫁諸侯者多魯主之然而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久王姬之歸書之最備者齊王姬也書之備者所以見莊公之盡禮於仇讎而無恩於先君也罪之大則

書之備惡之積不可掩也。張氏洽曰：莊公捨不共，戴天之讎，而主齊夫人之昏，知有齊而不知有父，其罪可謂大矣。故自逆王姬至此，特書屢書辭繁而不殺，以正其洪汨大倫，誣滅天理之罪。所謂媿而成章也。吳氏澂曰：禮經本無爲王姬服之禮。莊公因齊之告喪，特爲之服，以媿齊也。王氏樵曰：周禮爲王后齊衰解之者曰：諸侯爲之不杖期，固未聞主昏王女而爲之服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后崩，不見於經，則當時諸侯於王后之喪，禮略矣。而顧爲王姬服，其重在齊而不在周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諸若反。公作部。禚，杜注齊地。左

傳定九年，齊侯致禚，楮杏於衛，柱注三邑。皆齊西界，據此當爲齊魯衛分界之地。

左傳

書姦也。

穀梁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饗甚矣

胡傳

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

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集說

葉氏夢得曰前書公與夫人如齊不告至而見孫與喪俱至也今書孫于齊不告至而見會不

敢告至也蓋夫人無辭以見其宗廟矣高氏闕曰夫人稱姓氏者敗不再也呂氏大圭曰父母在則歸寧葛覃稱歸寧父母是也歿則使卿寧楚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是也家氏鉉翁曰姜氏身負弑君

未計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襄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聖人爲是故於春秋聯書之比而誅之也程氏端學曰案周禮司馬九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齊襄之惡不容誅矣姜氏與穢而淫縱如此則莊公之不能齊家治國王法之不能行於天下舉可見矣黃氏澤曰天下後世爲人子而使母至於是罪之大者也汪氏克寬曰春秋之末公父文伯之母闔門而與康子言皆不踰闕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宴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夫季世俗薄而敬姜獨能守禮而不違春秋備書文姜之行雖國惡不容諱其善善惡惡之心亦猶美敬姜之意乎賀氏仲軾曰今日之會莫能禁之則前日之孫孰能迫之故知如齊者是姜氏之志而以爲孫者春秋之文也張氏溥曰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二年十二月會齊侯于禚始且孫今則會矣作春秋者

欲諱而不得矣

乙酉宋公馮卒

馮皮冰反

集說

高氏閏曰觀宋莊枝求敗類則務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庚莊王
寅六年

三年

齊襄七年晉緡十四年衛惠九年黔年五年蔡哀四年鄭厲十年子儀三年曹莊十

一年陳宣二年杞靖十三年宋閔公捷元年秦武七年楚武五十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傳

疾之也

公羊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

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
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胡傳

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
況與合黨與師伐人國乎

集說

孫氏復曰衛侯朔在齊故溺會師伐衛謀納朔
也孫氏覺曰溺未命之大夫也無駭鞏挾之

類是也不曰帥師師少也會者外爲志也伐者聲其
罪而行也高氏閔曰衛朔奔齊欲納之然天王

已絕朔而立公子黔牟爲衛侯魯輒興兵會仇讎之
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薛氏季宣

曰大讎不報而又與之出師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莊
公之謂矣溺不書帥師所將之兵少也家氏鉉翁

曰穀梁曰會仇讎伐同姓名以敗之但春秋始年未
賜族之大夫不皆有所貶會齊伐衛則貶也或曰納

朔非父志乎曰納朔者父惡也不復父讎而成父惡
不孝也李氏廉曰考之三傳左傳則曰衛朔出奔

二公子立黔年何休據世本史記以爲衛朔背叛出
奔天子新立公子留范氏則以爲齊受天子罪人爲
之興師而魯同之然則黔年與留雖未知孰是而此
時衛朔在齊齊欲納之明矣齊黨罪人固不足責而
莊公新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國人以同讎舍是不
顧而二年伐於餘丘三年伐衛又且同齊師以往此
何心哉左氏疾
之說得之

夏四月葬宋莊公

穀梁

月葬
故也

五月葬桓王

左傳

緩也

穀梁

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

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胡傳

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

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爲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集說

杜氏預曰以桓十五年崩七年乃葬劉氏敞曰崩久矣曷爲於此而葬慢也又曰公羊穀梁

以爲改葬非也若誠改葬應曰改葬如改卜之類矣今不言改非改葬也夫世衰禮廢何事不有豈能必

桓王前已葬哉。固當據經文。高氏闕曰：平王崩，求
賻於諸侯，然後克葬。桓崩七年，乃克葬者，蓋承諸侯
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天下而葬一
人，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若曰：改
葬則聖人明書之矣。莊王以後，王室益弱，無有以緩
葬書者，而有速葬者，抑以禮滋略歟？薛氏季宣曰：
七年而葬，閔王室之無臣子也。陳氏傳良曰：會葬
不書其人，必有故也。而後書其人，文公使公子遂葬
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
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
景公卒，成公吊喪而定王不書葬，楚康王卒，襄公送
葬而靈王不書葬，不臣於周而訕於晉楚，春秋諱之
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張氏洽曰：魯遣微者往會
故，不書公如，又不書卿大夫往而止，記桓王之葬也。
同軌畢至之禮，既不復行，於是諸侯惡其害已而去
其籍。先王之喪禮，僅得傳於後世。惟士喪既夕，士虞

耳可勝惜哉 陳氏深曰先書葬宋莊公合五月而葬之義後書葬桓王有乖七月而葬之義至於七年之久見諸侯葬不失時而天子之葬若此之緩則周之王臣與諸侯無君之罪自見於言外 俞氏皋曰凡天王之葬魯會則書其不書者皆不會也 王氏元杰曰案禮未及期葬謂之不懷過期不葬謂之緩慢桓王七年之久經始書葬其緩慢可知當是時王綱不振諸侯無王蔑君臣之大倫惟強弱之是視天王之喪三不書崩則訃之不及也七不書葬則魯不往會也至於晉楚之君會葬之行越日踰時何其待強國之厚而待王室之薄耶春秋謹而書之上以著王室之衰下以誅諸侯不臣之罪 李氏廉曰春秋十三王志葬者桓莊匡簡景而已諸侯之不臣可知也又曰桓王以隱公三年立桓十五年而崩在位二十五年子莊王立越七年始葬考之傳文惟桓十八年傳曰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

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由此觀之豈非王室有子儀黑肩之亂乎張氏溥曰桓王崩七年乃克葬傳者疑其太緩遂云改葬至春秋說云恒星不見夜明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則近誕矣考之傳文桓公十八年王室有子儀黑肩之亂因亂而緩葬其然歟然周室無人魯不會葬不臣之慢見於天下矣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鄆戶圭反 鄆杜注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

東有安平城 又有鄆亭

左傳

紀於是乎始判

公羊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穀梁

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鄆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

胡傳

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

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爲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也

難辭

集說

范氏甯曰雍曰紀國微弱齊將吞并紀季深觀存亡之機大懼社稷之傾故超然遐舉以鄰事

齊庶肩嗣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以字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孔氏穎達曰釋例曰齊侯鄭伯詐朝於紀侯以襲之紀人大懼而謀難於魯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齊遂

偪之遷其三邑國有旦夕之危而不能自入爲附庸
故分季以鄫使請事於齊大去之後季爲附庸先祀
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書字不書名書入不書
叛也判分也傳曰始分爲紀侯大去張本也紀亡之
後叔姬歸于鄫明爲附庸猶得專鄫故可歸也以叔
姬歸鄫知鄫爲附庸附庸之君雖無爵命而分地建
國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祀趙氏匡曰諸侯兄
弟以國連字者蔡叔許叔紀季蔡季皆國而字之言
與君一體也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紀季以君之
邑入於他國非人臣之行也不書曰叛原其有兄之
命矣而又字之其意何也曰齊強國也其圖紀也久
矣天子不能正鄰國莫能救辱身愈於絕祀降國愈
於殘民以鄫事齊仁人之行矣故聖人善之劉氏
敞曰何以不曰紀侯之弟言以鄫爲附庸於齊也紀
季曷爲以鄫爲附庸於齊齊將滅紀紀侯以道事之
則不得免焉因不忍鬪其民也遂巡有去志紀季用

是以鄫入于齊復五廟焉然則予之乎予之也字而不名入而不畔是予之也予之則其言入何難也何難馬爾析地以去國降志以事讎是非季之心也以宗國爲寄矣又曰公羊以爲賢紀季服罪故不名非也春秋所以不貶季爲畔者以季受命於紀侯也若齊欲滅紀紀季不能同心守國專析其地以事讎敵外託服罪實私享其利者是春秋所惡也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無君命雖有功不除其惡假令季實服罪以存宗廟猶與趙鞅無君命等耳不得沒其叛又稱其字也又曰季見齊之必將滅紀故請先下齊以退敵兵存宗國春秋予之與鄫世子巫異鄫君舉其國以仕魯欲身去南面而就臣列是苟免而無廉恥者也況季公子耳以安君存國之故析地事讎又不可得然後援存亡繼絕之義使宗廟血食百姓有奉後嗣復見叔姬歸于鄫是也可謂明於權矣葉氏夢得曰邾快以漆閭丘來奔春秋書以叛使紀季而

不告於紀侯雖以存紀與邾快何異夫惟紀季入齊而後紀侯可以去其國則紀季不失其爲仁紀侯不失其爲義是以紀季特書入紀侯特書去昏不以爲奔焉陳氏傳良曰紀侯在而季以鄆入齊若以邑叛其稱字紀侯意也齊襄自桓始年挾鄭以圖紀黃之會魯爲之求成不得免焉遷邾鄆鄆紀之不絕也如綫季以鄆入齊紀於是乎始判是分國以與之也齊人所欲者吾土地苟可以免紀者無不爲也是紀侯意也是故稱字不稱字則疑於宋魚石邾庶其張氏洽曰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強大吞并無道肆行小國不能校異詞下敵以存宗祀以先王之建國而聽命於強暴春秋所以於季無譏焉書入以志其難蓋閔之也李氏廉曰春秋書以地出奔者邾庶其莒牟婁邾黑肱是也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著矣書大夫入于莒者宋魚石晉欒盈是也書地書復入而據邑叛君之罪見矣今季不書奔不書名所以

別於二例也不書弟明非紀侯之薄也書入所以罪齊而閔季也原季之情免季之罪不使與其他公子去國者比耳故紀季之事謂之不貶則可謂之知權亦可如以賢而褒之則恐未可與微子適周例論也季氏本曰齊既遷紀鄆鄆必欲盡得紀地故紀季雖止欲存鄆而齊亦難之故曰入也存鄆之請豈無興復之意惜其勢衰力弱終不能振耳張氏溥曰觀叔姬歸鄆庶幾善存宗廟矣春秋惡齊之暴傷魯之弱不得已而賢紀

季亦處小國之道乎

案以鄆入齊紀季降志以存先祀也諸侯兄弟例稱字紀季書季未嘗褒也恕詞焉耳恕季所以罪齊也當以胡傳及李氏廉之說爲正

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郎滑杜注鄭地在陳留襄邑縣北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滑亭

左傳

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公羊

其言次于卽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胡傳

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昏媾之好當恤其

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爲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无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爲鼓亂

而不與乎

集說

杜氏預曰凡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孔氏穎達曰釋例曰凡

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周公之典以詳錄師出入行止遲速因爲之名也兵事尚遠老師費財不可以久故春秋告命三日以上必記其次舍之與信不書者輕碎不以告也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爲宜非虛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者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先儒又言次者皆善之辭釋例曰叔孫救晉次于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爲禮也齊桓公次于聶北救邢亦以存邢具其器用師人無私見善不在次也而賈氏皆即以爲善次次之與否自是臨時用兵之宜非禮之所素制也言非素制者

非禮家制此名以爲善號也 劉氏敞曰次者何止也曷爲或以事書或不以事書以事書者止之以事者也不以事書者止之不以事者也君舉於政師舉於義止不以事者亂之道也 葉氏夢得曰有師次有公次何以或言師次或言公次君將不言師公次師亦在焉次非用師之道有伐而言次者有救而言次者有俟而言次者其出猶有名未有無事而言次君子以爲輕用其身而妄動其衆故內外之辭一施之 杜氏諤曰莊公惕然出師僕必行之則復讎救弱之義兩存 高氏閔曰但書次若無故而自出者焉 薛氏季宣曰書次不能爲輕重也 張氏洽曰公欲閔紀之難而度其力終不能救故次師于滑將以鄭之不會而辭於紀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彼於父之讎尚忘之而不圖豈真有心於存紀哉故書次見出師無名以深譏之 吳氏澂曰紀將亡矣以昏姻之故告急於魯魯莊不能自己故出次于滑將會

鄭伯爲紀謀而所哀乞憐於齊鄭伯知齊之滅紀不可止也故辭而不會俞氏舉曰次欲進而止也書

公次君親將也李氏廉曰莊之編書次者三此年

次滑書公八年次郎書師三十年次成不書公書師

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馬不能討謀紀而齊

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於齊救鄆而鄆卒不免師出

何名哉此救而不書救者不以救予公也書救則疑

於聶北雍榆矣汪氏克寬曰春秋書兵次者十有

三次于滑次于成次而欲救也師次于郎齊宋次于

郎齊衛次五氏垂葭蕞蔭楚蔡次厥貉次而欲伐也

悉以無名紀之皆所以示譏也今考次滑之後紀侯

去國即及齊狩禚次成之後齊人降鄆即及齊遇魯

濟不能救紀與鄆而無憤恨之心則是莊公佯爲救

患之虛聲而實無志於救紀鄆也師次郎而卒有圍

郕之役齊宋次郎而隨有乘丘之敗齊衛三次楚蔡

次厥貉而終有伐晉伐麋之舉是其所所以次者非有

悔過班師之謀乃稔惡伺便之階也救者不書其救
 譏其實不能救伐者遂書伐圍者遂書圍戰者遂書
 敗譏其不克悔過以遷善也若夫齊桓伐楚次陘晉
 悼伐鄭次鄆則不忍殘民其次為善如次聶北救邢
 次匡救徐救晉次雍榆雖曰緩於救患然比於欲救
 不能者亦有間矣 湛氏若水曰譏救難之不勇也
 辛莊王四年齊襄八年晉紹十五年衛惠十年黔牟六
 卯七年 齊蔡哀五年鄭厲十一年子儀四年曹莊
 十二年陳宣三年杞靖十四年宋
 閔二年秦武八年楚武五十一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
作饗

穀梁

饗甚矣饗齊侯
所以病齊侯也

胡傳

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恭儉也兩君相見享於
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

見又去其國而
享諸侯甚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鄭康成儀禮注饗謂享大牢以飲
賓則享是飲酒大禮與會小別而以享爲會者

言夫人與齊侯會而設享禮故書享齊侯也定十年
夾谷之會傳稱齊侯將享公孔丘拒之乃不果享是
享者兩君相見之禮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參譏
之也公夫人齊侯皆失正也孫氏覺曰春秋諸侯
相見皆謂之會會者蓋春秋之時諸侯相見以禮之
名也簡禮而會者謂之遇遇罪又重於會也二百四
十二年之間未有言享者其因會而相享者亦不書
以會爲重則享不足校夫人無道而享齊侯亦因會
而後享也然經不言會而言享者姜氏會齊侯又享
之播惡於二國之內會已不可況享乎以享爲重故
書享也姜氏齊侯之惡不待貶絕而見矣爲莊公者
亦未免於有罪也葉氏夢得曰禚齊地言會則外

爲志焉祝丘魯地蓋齊侯來而我享之內爲志也以
禘視祝丘則地愈逼以會視享則禮愈厚蓋莊公不
能制其母而後夫人得以極其欲莊公亦已病矣
高氏閔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
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張氏洽曰假先王之禮爲
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爲
篡文姜之行瀆亂周公之禮魯人習之三十餘年卒
至子般閔公薦弑而後止聖人作易以閑有家爲家
人之始垂訓遠矣呂氏大圭曰前此嘗會矣而未
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爲不善一縱之
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吳氏澂曰古者飲食之禮
有三享食燕也燕禮最輕蓋主於飲酒而食物不盛
食禮次之食物甚盛而不飲酒享禮最重飲酒如燕
禮之多食物如食禮之備雖君大夫亦無行享食燕
之禮於野者況婦人乎然此不足責也汪氏克寬
曰周官儀禮有天子諸侯大夫饗燕之禮而春秋於

晉侯享齊侯宋公享晉侯楚子享公小邾子邾子來朝公與之宴公享宰周公范宣子享晉六卿于蒲圃甯俞華耦來公與之宴皆不書於策雖鄭伯享王享晉侯亦不書也而書夫人享齊侯則以其非禮也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

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集說

何氏休曰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惟女之適二王後者諸侯惟女之爲諸侯夫人者

思得申故卒之

范氏甯曰隱二年履緌所逆者禮

諸侯絕期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

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者不

書卒 陳氏傳良曰內女爲夫人書卒不書葬其不

書卒者必有故也非有故而不卒者則不赴也 汪

氏克寬曰內女爲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

志卒志葬蓋閔紀之亡褒共姬之賢而詳其本末也
鄆季姬杞叔姬止書卒志其常也鄭伯姬齊子叔姬
不書卒被出不復其國非尊同之比也杞伯姬不書
卒蓋不赴也非夫人者七僖九年伯姬卒文十二年
子叔姬卒許嫁稱字比於尊同者也莒慶叔姬宋蕩
伯姬及婦齊高固子叔姬則嫁大夫而不卒也若夫
紀叔姬非夫人而書卒書葬則以其賢而特錄之乃春秋之變例也

附錄左傳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馬以
伐隨將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

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
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
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令尹闔祁莫敖
屈重除道梁嗟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
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
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澁杜注澁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湏水釋例
云即澁水源出縣北今在德安府隨州東南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胡傳

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
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弒

忽立子亶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亶鄭人立子儀莊十
四年突使傅瑕弒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
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
衛衍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
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
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衍之出以惡
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衍在焉非所以爲安也故四
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
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爲此
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集說

許氏翰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高氏閻曰或以此鄭伯爲子儀

非也忽世子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爵子儀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而與諸侯會乎故知此鄭伯即突也高渠彌弑忽立子亶齊人殺子亶立子儀春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爲鄭伯故也胡氏寧曰蘇子由以鄭伯爲子儀謂春秋有一國二君其說辯其理通善發春秋之意然而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沒其實非與之也惟不沒其實故出奔入櫟會垂皆書其爵惟非與之也故歸鄭奔蔡入櫟皆書其名春秋於世子忽猶不書爵況子儀之微者乎汪氏克寬曰不期而會曰遇春秋諸侯私爲之約乃用不期而會之禮書之所以譏之也況以三國之君相會亦比於不期而遇其爲簡慢詭譎益可以見矣卓氏爾康曰垂之遇趙子嘗謂鄭要陳遇齊請存紀社稷然突方居櫟豈能謀紀高抑崇

言齊恐陳鄭救紀故結二國之歡夫齊何畏於陳鄭
陳鄭又去紀最遠亦何能救紀者而至於宋衛之間
爲過哉此疑鄭突求釋援紀
之怒於齊假陳以爲介紹也
案高氏問謂疊儀之立經沒而不書斷以鄭伯
爲突依經立義持論甚正或以爲子儀者非也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
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公羊

大去者何滅也
孰滅之齊滅之

穀梁

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
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

其國者不使小
人加乎君子

胡傳

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

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爲小而不爲以去國爲大而爲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則當效死而弗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以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耳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鄩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

集說

范氏甯曰不曰滅而曰大去其國蓋抑無道之強以優有道之弱若進止在己非齊所得滅也

杜氏預曰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
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孔氏穎達曰傳稱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是往年分鄆與之紀國猶
在今則全以紀與之故云以國與季十二年叔姬歸
于鄆則紀季雖全得紀國亦不移就紀都紀之宗廟
社稷皆遷之於鄆承祀如本故爲不滅雖云國祚不
滅其實爲齊所吞紀之器物財賄亦應爲齊得成二
年傳稱紀獻玉磬目之以紀得非滅紀所得也陸
氏淳曰趙氏云失國而曰大去何也紀侯賢而無罪
怙力者并之故力不足者君子不咎之也不曰出奔
所以護紀惡齊也不書滅不絕其祀也劉氏敞曰
大去其國者何出奔不復出奔不復則其曰大去其
國何不使紀侯有奔之名也曷爲不使紀侯有奔之
名紀侯者仁人也不以所用養人者害人然則紀滅
乎紀滅矣滅則其不言滅何以其未至乎滅而去也
又曰公羊以謂滅也不言滅爲襄公諱也非也文稱

紀侯大去何以謂之滅乎蔡侯弑父惡莫大焉楚子
討之書曰楚子虔誘蔡侯般者固惡其懷惡而討不
義也紀侯九世之惡不深於蔡般齊襄懷惡而討不
義不滅於楚子而春秋深抑紀侯以難明之事專信
齊侯以一偏之辭何哉且烹哀公者王也非紀侯也
紀侯有罪罪在譖人不在烹人何滅紀以爲賢哉以
辯持之以曲通之公羊之義固勝以道觀之以義推
之公羊之義未有一可也蘇氏轍曰公羊曰爲齊
襄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齊哀公
烹於周紀侯譖之於是九世矣世蓋有復九世之讎
者乎襄公非志於復讎者也雖或以是爲名春秋從
而信之可乎胡氏寧曰伊川先生以大者紀侯之
名罪其不能死社稷也吾恐紀侯以爭國爲小而不
爲以去國爲大而爲之也紀侯爲齊所逼雖其夫人
在殯而不顧必不以儀章器物自隨欲假諸侯之禮
以爲重也其賢於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者遠矣故不

去其爵不書其名而曰大去其國。陳氏傳良曰：諸侯去國恒書奔，此其不書奔，何不以奔罪加紀侯也？其不以奔罪加紀侯，何罪齊也？黃之會，魯爲之求，成不得免焉。遷邾郚，郚紀之不絕如綫也。紀季以鄰入于齊，猶不得免焉，則有去而已矣。失國如紀侯，庶幾有辭焉，故不以奔罪加紀侯也。然則何以罪齊書曰：紀侯大去其國，未知紀之自亡與人之亡之與？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齊亡之也。張氏洽曰：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元年三年，凡闕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紀侯圖存不獲，因強暴之陵，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暴閔小弼而寓興滅繼絕之志也。陳氏深曰：紀爲齊所迫，未嘗不謀保其國，或會盟或會戰，來朝於魯，結昏於周，其用心至矣。其如魯雖親不能爲之援，周雖尊不能爲之保，齊裹吞噬之志未已，既遷紀之三邑，紀侯又使其季以邑入齊，爲附庸以存宗祀，而齊侯方

且遇陳鄭以謀于垂紀侯知其力不能抗又不能下
齊故大去其國以避齊難聖人以其無所失道迫於
強暴不爭而去異乎失地之君而不名也 李氏廉
曰大去之說左氏穀梁略同惟公羊以爲春秋大齊
之復讎何氏注曰齊侯謂死爲吉者復讎以死敗爲
榮也此語甚善但以論魯莊之復讎則可以論齊襄
之復讎則不可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故胡氏以爲
傳者借此以深罪魯莊之不能復讎耳 汪氏克寬
曰大去者如荀偃云大還婦人見絕於夫家爲大歸
蓋凡可欲之物盡棄不顧往而不返也 邵氏寶曰
大去曷歸乎是時紀亡矣告

者誰歟是故弗詳所如也

案紀侯失國書爵書去說者以爲憫紀而罪齊其義
甚正公羊謂齊襄復讎故諱之而不書滅非春秋之
旨也齊襄志在併紀肆行侵逼雖以王命臨之悍
然不顧此王法之所必誅者而何以爲之諱乎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

胡傳

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

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爲著其罪何也弑魯君滅其昏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而手撫之也而可以爲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集說

杜氏預曰紀季入鄙爲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孔氏穎達曰雖爲齊侯所葬亦由魯往會之故書不書謚者亡國之婦夫妻皆降莫與之謚啖氏助曰

內女之葬不書書者皆非常也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葬者臣子之事非由鄰國也齊侯恃其強大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爲婦人之仁也 孫氏復曰紀侯大去其國紀無臣子故齊侯葬紀伯姬齊侯不道逐紀侯而葬伯姬生者逐之死者葬之甚矣齊侯之詐也 劉氏敞曰滅國不葬紀已滅矣其言葬紀伯姬何以齊侯之葬之著焉也齊侯滅紀則曷爲葬其夫人爲說也葬臣子之事也斥言齊侯而葬伯姬甚賤之也然則其爲說奈何曰逐人之君而取其國爲非所爲以求媚說者也又曰穀梁曰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非也若但云葬紀伯姬者如穀梁說可矣今日齊侯葬紀伯姬此非常文也此其重在齊侯不在吾女甚明 杜氏諤曰春秋之世法度無所稟強暴者恣其貪危亡者無所託紀爲齊所滅而伯姬爲齊所葬聖人書之惡齊而閔紀也高氏閔曰魯實伯姬父母之國既不能救其國恤

其喪反使齊侯假以爲名聖人以此罪魯文見乎此而起義在彼也 胡氏寧曰上書齊師遷紀邾郟部又書紀季以鄒入于齊又書齊侯鄭伯遇于垂下書齊侯葬紀伯姬滅紀之罪著矣 呂氏祖謙曰內女不書葬而書葬者三宋共姬紀伯姬與叔姬皆非常也 汪氏克寬曰書曰齊人則疑齊之微者往紀會葬揭齊侯之爵則知齊襄躬造紀之國都迫逐其君而徒葬其夫人以示恩也 湛氏若水曰滅紀者齊也紀有伯姬之喪而滅之者亦齊也使其喪之無所歸而於我殯者亦齊也書之而齊侯之罪益著矣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禚公穀作部

公羊

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離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

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而譏
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
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
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穀梁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
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胡傳

穀梁子曰刺釋怨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
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

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侯不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
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
獵其爲樂下主乎已一爲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
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
及其罪

集說

王氏蔭曰公及之狩志在公也高氏閔曰齊
人齊侯貶人也齊侯自元年以來見經者數矣

前欲著其宣淫而無忌憚不可云齊人因與公狩始
得一貶也狩以奉祭祀與人共之且不可況其親之
離乎不沒公而書及以深罪之薛氏季宣曰齊侯
書人隱辭也不忍公之與讎會獵也何以知其爲齊
之君曰會獵遊田之事也遊田微者則君何爲與之
會會之非微者也吳氏澂曰於本國而非狩地且
譏況越境而與讎人狩於彼國之地乎禚卽二年姜
氏與齊侯所會之地也莊公於是乎無羞惡之心矣
汪氏克寬曰公羊記柯之盟將會公謂曹子曰寡
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與齊爲讎不能復也然則
禚之狩盍亦
興念及此耶

壬莊王五年齊襄九年晉緡十六年衛惠十一年黔牟
長八年七年蔡哀六年鄭厲十二年子儀五年曹

莊十三年陳宣四年祀靖十五年宋
閔三年秦武九年楚文王熊賁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

師而曰如象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胡傳

師者衆多之地案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

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翔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儻儻者象貌也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於時齊無征伐之事不知師在何處蓋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杜云書姦姦發

夫人當向紀地從之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侯耳
不行會禮 孫氏覺曰姜氏會齊侯之惡春秋皆據
實書之傳信後人也或會或享或如師一時之迹不
侔而爲行之惡則一 王氏葆曰齊侯數出會淫以
其無名乃與師而出託以侵伐之事文姜於是會之
前此會禘享祝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此歷月而
返故止書時 高氏閻曰不
言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

秋 鄆 黎 來 來 朝

鄆公作倪黎左作犁 鄆杜注附庸國
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鄆城今昌慮城

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六
十里鄆城在縣東六里

左傳

名未王
命也

公羊

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
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

穀梁

鄉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胡傳

鄉國也黎來名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爲小鄉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集說

董氏仲舒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孔氏穎達曰鄉之上世出於邦國譜云小

邦邦挾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於鄉曾孫黎來始見春秋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爲小鄉子孫氏復曰附庸之君例書字二十三午蕭叔朝公是也此名者以其土地微陋其禮不足賤之也劉氏敞曰鄉者何小邦也小邦則曷爲謂之鄉未成國謂之鄉既成國謂之小邦王氏葆曰鄉邦之別鄉國小故與介同稱鄉猶有禮介又不可以語此故介止言來而鄉則兼曰朝張氏洽曰案宋仲幾云滕薛鄉吾役也則鄉蓋宋之附庸而不得與邦儀父同稱字者臨江劉氏以爲未成國謂之鄉

其或然歟 李氏廉曰知以僖七年書小邾子其來朝五此一年及僖七年昭三昭十七年也其後服役於宋 湛氏若水曰凡不朝王而私相朝會者皆非之此何以取之曰已朝王也史未之傳耳觀王命以爲小邾可見其朝矣

案郎黎來書名三傳說同胡傳別自立義比於介葛盧揆以宋仲幾語不合故從刪節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

冬伐衛納惠公也

公羊

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穀梁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胡傳

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

集說

孫氏復曰此諸侯伐衛納朔也不言納朔者不與諸侯伐衛納朔也朔行惡甚國人逐之奔齊

故天子不使反衛明年王人子突救衛是也公與諸侯連兵不顧王命伐衛納朔故貶諸侯曰某人入諸侯則公之惡從可見矣劉氏敞曰不言納衛侯朔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有其實者居其名無其實者不得居其名有其名者享其功無其名者不得享其功納朔非正也納朔何以非正天子命黔牟矣蘇氏轅曰不言納將言朔之入故也朔以殺二兄爲罪而諸侯納之言納則罪在納者而入者幸矣言入則罪在入者而納者亦未免也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言復入而不言納亦猶是也程子曰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王氏葆曰不言公則若內之微

者亦不足以見四國稱人之爲君也。陳氏傅良曰：不言納以朔入爲重也。入不言納，是故伐鄭納突，伐

衛納朔，書入而已矣。吳氏澂曰：三年齊師會魯伐

衛，以納朔而不克納，故今又會四國之兵以納之也。

汪氏克寬曰：成二年蜀之盟，人諸國之大夫亦所

以入公也。文九年救鄭，人趙盾、華、孔亦所以入公子

遂也。金氏賢曰：衛朔殺二兄而自立，逆王召而不

往，罪大惡極，莫此爲甚。天王廢之，正也。朔奔國，人立

其羣公子黔牟，亦正也。齊人以朔之在齊也，乃違王

命，約五國以攻黔牟，納衛朔，果何義耶？王人子突帥

師禦朔以救衛，亦正也。五國乃敗子突之師，納亂逆

之賊卒，使子突之師不勝，王室之義不張，黔牟以放

洩職以死，其無君之罪，助亂之惡，可勝誅哉。

故皆貶而稱人，魯獨稱公者，臣子之詞也。

案衛朔得罪於王，而齊襄會諸侯以納之，無王甚矣。

故春秋皆書人以貶之，或以爲諸侯非自行，實是微

者恐未足據蓋齊襄志在納朔桓十六年爲黃之會
莊三年又與魯會伐今則興師大舉糾集五國以抗
桓王命必欲納朔而後
已也安見其不自行乎

癸莊王六年齊襄十年晉緡十七年衛惠十二年黔牟
巳九年八年蔡哀七年鄭厲十三年子儀六年曹

莊十四年陳宣五年杞靖十六年
宋閔四年秦武十年楚文二年

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

正月公穀作三
月書救始此

左傳

六年春王
人救衛

公羊

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
稱人何擊諸人也曷爲擊諸人王人爾

穀梁

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
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胡傳

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翔陷其兄使至於死

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馬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集說

杜氏預曰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

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范氏甯曰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

王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 孔氏穎達曰昭十二年傳稱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則昭子之父叔孫豹再命也再命而名見於經知諸侯之卿再命三命皆書名一命乃稱人諸侯之臣既然則王朝之臣亦然周禮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杜以爲劉夏石尚稱名氏者上士中士也稱王人者下士也僖八年公羊傳曰王人微者知此王人亦微者故云王人王之微官也春秋之世二字而子在上者皆是字故知子突是字救衛必以師救而文不稱師於例爲將卑師少以卑官而帥少師救衛不能使衛侯不入是無功也無功而稱字者以朔既讒構取國而又不能於民王意即定黔牟不欲使朔得入故遣師救之子突雖則官卑蒙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貴王人所以責諸侯也 楊氏士勛曰王者有伐無救而云善者朔叛逆王命天子廢之立其嗣子而遣師往救有存諸侯之功故曰善不可以太平之法格之

啖氏助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爲美也考其書法之不同則輕重之權衡見矣王入子突救衛爲書救之始吳救陳爲春秋之終世變又可知矣劉氏敞曰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字也曷爲字貴之也曷爲貴之以其任之重貴之也任之重則曷爲貴之諸侯亂命納衛侯朔君子曰子突見正焉又曰子突討則不能服救則不能定春秋曷爲爲貴之曰天下方無道賤奪貴少陵長天子不能禁者凡以紀綱失而賞罰不明也幸而發憤赫然以誅衛爲事而諸侯成同類黨同行沮逆天子之命前雖貶之稱人未足以效王所爲之是也故復託正於子突子突正則王正矣程子曰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善子突則善王命也陳氏傳良曰自伐鄭以來王師不書其書救衛何救衛無功也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昔者王嘗以一軍命曲沃伯爲晉侯詩人美之而經不書以爲天子宜廢

置諸侯也天子而猶得廢置諸侯春秋可以無作而朔終以自立故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張氏洽曰救衛者奉天王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朔構兄篡國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帥師而書字以褒之也家氏鉉翁曰諸侯有國雖受之於父而其父若祖實受之於王故諸侯世子之立必稟於王或無嫡嗣以庶子爲嗣亦必王命之而後得繼承於其國朔諂殺其兄而篡居其位旋爲國人所逐二傳謂朔實得罪於王以奔黔牟之立嘗請命於王而王許之立矣今五國悖義亂常敗王師而納朔於衛是之謂逆春秋人五國而尊王人所以正五國無王之戮而衛朔之罪亦無所逃矣李氏廉曰通經書王人三胡氏曰王朝下士書人故救衛之王人與盟洮之王人皆下士也但救衛爲義事則特書字盟洮不過奉命而出則

但序公侯之上以尊王命耳至於翟泉之王人左氏以爲王子虎則本非下士但春秋敗之而同於下士之例此變文也又曰
通經書救二十三

案左氏以子突爲字徐乾本穀梁以子突爲名名字雖殊其以爲襄救衛則一也孔氏穎達謂二字而子在在上者皆是字於理爲近先儒多從之故當主左氏而穀梁及徐乾之說亦附見焉或以名字非襄貶所在則恐非經意程子固亦以書字爲襄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年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公羊

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

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

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

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胡傳

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於衛其勢

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況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

春秋之情見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凡諸侯外納有三一者以言語告請得入蔡季歸于蔡是也二者興師送入其國

楚人圍成納頓子于頓是也三者所納之君別在他國而諸侯師伐彼國令其得入今公及諸侯伐衛是

也 孫氏復曰衛侯朔得入于衛天子之威命盡矣
公與諸侯之罪不容誅矣故言伐言救言入以著其
惡 劉氏敞曰何以名絕曷爲絕殺世子伋篡公子
黔牟入者何逆辭也又曰傳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
黔牟爲不度非也王人子突救衛春秋貴之則是黔
牟王所欲立也篡王所立朔則有罪今朔不見貶而
黔牟顧先蒙惡豈春秋意哉又曰朔故嘗有國矣入
而不言復者不與復之意也爲諸侯受之君君所不
命而自取之雖有鄰國之助大亂之道也爲此乃非
所以復也 張氏洽曰名之又書入與鄭伯突同篡
逆之罪 李氏廉曰春秋書奔君復國皆稱復歸鄭
世子忽衛侯鄭衛侯衍皆與其復也衍初入夷儀不
稱歸未得國也獨衛侯朔之入衛與鄭伯突入櫟同
文故穀梁曰篡辭也然春秋於諸侯繼世有父命則
得書即位齊景公逐陽生而立孺子荼與衛宣之殺
伋壽而立朔一也陳乞之迎陽生與洩立黔牟一也

春秋以陳乞君荼而陽生書入說者謂荼有父命則朔獨無父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又當以君命爲重矣 邵氏竇曰於衛朔見君命之重於齊荼見父命之重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

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

穀梁

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集說

蘇氏轍曰朔入而公至雖不言納而公之罪亦明矣 張氏洽曰書至蓋公至自唐之意王誅

若行齊魯宋衛皆當誅故書至以危之也 家氏鉉翁曰出而至必告於廟禮也今公輔朔之篡而納之於衛又敗王師以歸一舉而二罪從之將何辭以告書至自伐衛不與其至也 吳氏澂曰莊之出十有

九其致者五譏也不致者十有四常事不書汪氏
克寬曰師出經年黷武以抗王師考其時而惡自著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穀
作寶

左傳

齊人來歸衛寶
文姜請之也

公羊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
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

何齊侯曰此非寡人
之力魯侯之力也

穀梁

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
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胡傳

俘者二傳以爲寶案商書稱遂伐三股俘厥寶
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

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於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集說

孫氏復曰此衛寶也其言齊人歸之者齊本主兵伐衛故衛寶先入於齊齊人歸之魯人受之

其惡一也劉氏敞曰衛寶者何衛之寶也古者分同姓以寶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此衛之寶則齊人曷爲來歸之齊以不義取之衛以不義失之公之納朔也力故齊人歸於我也又曰部之鼎雖在宋猶謂之部鼎衛之寶雖在齊猶謂之衛寶尊天子之命貴先祖之守也天子所命先祖所守

而喪之猶喪其土也苟喪其土則奚君矣高氏閱
曰朔之奔齊侯容之其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故以
寶賂齊而齊以分於四國焉故主齊言之而曰來歸
衛寶則同黨之罪各有所歸而齊爲首惡胡氏銓
曰諸侯逆王而納朔志乃在於衛俘蓋志於利則叛
其君矣春秋書齊人歸俘以見諸侯之逆王命蓋本
志於利也家氏鉉翁曰桓莊二公皆黨篡逆以要
厚賂宋之鼎衛之寶其事之尤著者也李氏廉曰
春秋嚴賄賂之禍魯齊陳鄭之立督也以部鼎也魯
齊宋陳蔡之納朔也以衛寶也晉平公以十一國會
夷儀而與崔杼成也以宗器樂器也是三役者皆定
篡弒也春秋於部鼎書取蔽罪於魯也於衛俘書來
歸首惡於齊也重丘之盟書同以同情罪伯主及諸侯則不必書所賂矣

附錄左傳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
享之騶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

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
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
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
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甲莊王七年齊襄十一年晉緡十八年衛惠十三年蔡
午十年七年哀八年鄭厲十四年子儀七年曹莊十五
年陳宣六年杞靖十七年宋閔
五年秦武十一年楚文三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傳

文姜會齊侯
于防齊志也

穀梁

婦人不會
會非正也

集說

杜氏預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
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黃氏震曰岷隱曰春

會于防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地也一歲再會
惡已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陳氏深曰師氏曰凡
夫人與齊侯會享一一書之
而不遺所以著其已甚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辛卯夜穀夜
作昔見音現

隕于閔反公作
實凡實字後同

左傳

恒星不見
夜明也

公羊

何以書
記異也

胡傳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象也人事感於下則
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

者桓文更霸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
其爲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著矣

集說

何氏休曰列星天之常宿分守度周之四月夏

義狼

注主特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

象

杜氏預曰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

水漏

知之孔氏穎達曰夜者自昏至旦之總名但

此經

下言夜中則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

耳非

竟夜不見星也穀梁夜作昔傳曰日入至於星

出謂

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必如彼言星出以前名

之曰

昔則名昔之時法當未有星矣何怪其不見而

書爲

異也明經所言夜者夜昏之後星應見之時而

不見

耳公羊傳曰恒星者何列星也言天官列宿常

見之

星也於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月令仲春之

月日

在奎昏弧中鄭康成云弧在與鬼南則於時南

方之

星盡當列見謂常見之星者謂南方星也又曰

漏者

晝夜百刻於時春分之月夜當五十刻二十五

刻而

夜半也啖氏助曰星隕如雨謂奔流者象如

雨之多李陵云謀臣如雨皆言多耳孫氏復曰恒
星星之常見者也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隕墜也
夜中星隕如雨謂隕墜者衆也劉氏啟曰如雨者
言衆多不可爲數也左氏云與雨偕也非也穀梁注
以如猶而也言星隕且雨也亦非也春秋記星隕爲
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穀梁云著於上見於下謂
之雨以言雨蝨可也以言雨雪則何著於上之有又
曰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以言隕石可也以言星
隕則何不見於上之有公羊說不修春秋曰雨星不
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此妄語也若實
尺而復無爲不書蘇氏轍曰星隕如雨衆也案歷
代天文志記衆星同隕者以爲星隕如雨蓋無足怪
也朱子曰日見於晝星明於夜天道常理今夜有
日光常星不見此陰不陰陽不陽君不君臣不臣之
應也張氏洽曰蓋王運將終而伯統方作之祥自
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矣吳氏

澂曰恒星謂有名之經星星謂無名之衆星夜無日光則暗而星見晝有日光則明而星不見恒星不見者夜明如晝故也大星之常見者不見則小星之無名者亦無也隕謂自天而隕也李氏廉曰經書星隕隕石隕霜於隕字有先後之異者蓋星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見其隕石與霜皆隕而後見也汪氏克寬曰經星沒而不見乃天地常經泯滅之象衆星奔流乃諸侯放恣互相凌駕之證也是時王綱廢弛列國爭衡故天變應之經書星變者四皆變之大者也

案星隕如雨言其隕之多也三傳之說俱有未協劉氏敞皆駁之其義甚精

秋大水無麥苗

公羊

何以書
記災也

穀梁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麥苗同時也

胡傳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

不圖國之亡無日矣

春秋所以謹之也

集說

孫氏復曰水不潤下麥與禾黍之苗同時而死故曰無麥苗非謂一災不書傷及二穀乃書也

案傷一穀亦書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是也此聖人指其所災而實錄耳劉氏敞曰曷爲先言麥而後言苗麥苗同時麥成而先敗也何以書記災也又曰左氏曰不害嘉穀也非也大水無麥苗此聖人爲記災而書耳言其不害嘉穀何益於教乎且隱元年例曰凡物不爲災不書今不害嘉穀是水不爲災也水不爲災不應書大水也大水矣無麥苗矣而猶謂不害嘉穀罔也又曰公羊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

書無苗非也若春秋一災不書豈愛民之謂乎杜
氏諤曰洪範八政食爲之先一穀不登禮謂之歉莊
公不德屢致災異此年大水麥苗見害聖人錄之以
示憂民之教俾後世人君以重民命爲心也孫氏
覺曰二十八年麥禾之無經書曰大大者非常之辭
麥苗之無以水災而無也災之所不及者猶有存焉
不得曰大無也故無麥苗志之於秋見水災也大無
麥禾志之於冬見歲凶也春秋一字聖人必盡心無
苟然者蘇氏轍曰是時麥熟五稼苗而未秀皆爲
水所害也張氏洽曰書大水爲異非常也蓋文姜
宣淫陰盛不制之所感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苗將
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民食乏絕有國之大事
故書王氏樵曰案穀梁云麥苗同時也謂麥與
五稼之苗同爲大水所漂而無收故書曰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杜注齊地濟北穀城縣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治故穀

城是也

穀梁

婦人不會
會非正也

胡傳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明

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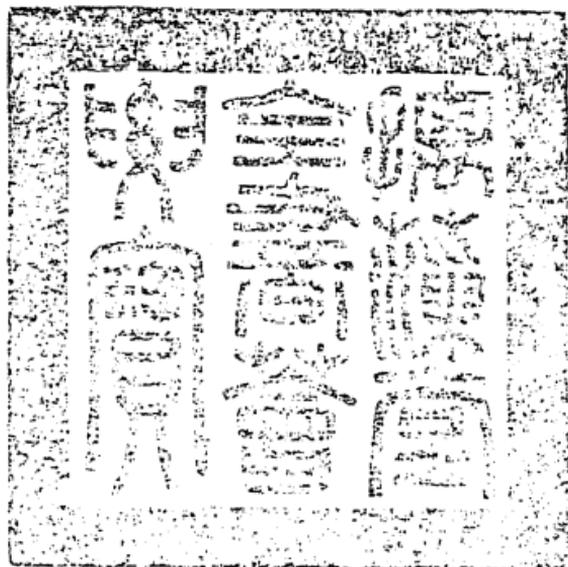
集說

葉氏夢得曰夫人與齊侯八年而五相求自始孫于齊見一貶其後不復貶惡惡不再貶也

張氏洽曰文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復宣淫自二年至今詳書於策敝笱載驅錄於齊風論其時世與衛之鷄之奔奔牆有茨諸篇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婦行放逸同播其惡於萬民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薄末政之陵夷亦相似也其後慶父亂魯齊幾取之與衛滅同

時聖人以魯事詳於春秋而齊詩及魯事者不刪夫
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闕而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闕有
家之道廢而亡國敗家之禍同一軌轍詩春秋之旨
蓋相表裏也 汪氏克寬曰齊詩南山戴驅刺襄公
而皆曰魯道有蕩不一言之聖人於春秋一則曰夫
人姜氏會齊侯二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雖國惡有
不容諱其垂戒豈不遠哉 張氏溥曰二年于禚書
十有二月四年于祝丘書春王二月猶書月也五
夏如齊師則書時矣七年于
防書春于穀書冬則時而數矣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七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